

時裝設計「大佬」徐仁昌的家鄉情懷

扶持年輕人才 回饋國家恩澤



●徐仁昌一直惦念祖國的發展，心繫對年輕愛國者的培養。 兩竹 攝

徐仁昌1942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市，自上世紀後期成為香港極具影響力的時裝設計師。其父親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已在香港，而後又因日軍侵略回到內地。「我們家有港澳同胞，國家對我們特別好。那時，別人吃不飽，但每個月我們都能領到二三十斤的糧票，所以我一路都記得共產黨的恩澤。」提起這段小學時期的往事，徐仁昌激動不已。

在港激發時裝設計興趣

1959年，徐仁昌隨家人幾經轉輾來到香港。「我們浙江人是外地人，不可以直接到香港，一定要在澳門待夠一年再轉到香港。」徐仁昌憶述，其父親那時在澳門開了一家染廠，自己的哥哥也開了一家。「為了來港，我爸爸交了140塊錢的偷渡費，我們在天氣很冷的時候，坐小漁船偷渡了過來。140塊錢對那時來講是很多的，我爸爸一個月的工資才300塊錢。」

那時的香港，時裝公司林立，這也激發了徐仁昌對時裝設計的興趣。經朋友介紹，16歲的他來到一家綢緞店，拜師「紅幫師傅」，並從量身定製衣服開始，學習了7年。「我從業後，接觸到了很多人，比如第42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還有好多當紅明星。」

後來，在師傅的肯定下，徐仁昌轉到街對面的時裝公司做主理人，並以自己的英文名「Jimmy Tsui」的縮寫「JMT」在香港鬧市區開設了多家門店；他開始根據自己的偏好打理生意。「我有時也會跑去法國和意大利，將新穎的業界技術引進香港。」而提起過去的外語學習經歷，徐仁昌憶述，從前的他會每天6點起床，7點前往以輔導英文為主的易通書院學習，「我會講、會讀，就是不會寫。到了法國和意大利後，我隨便都可以應付。買布料、選顏色、講價錢，我都懂的。」他也結識了不少海外好友。

為家鄉發展出資出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徐仁昌首次前往日本，見識到了「摩登城市」的繁榮，也接觸了不少新事物。自八十年代起，他開始幫助邵氏兄弟國際影業有限公司的藝人設計時裝。

改革開放後，徐仁昌與兩位同具影響力的同鄉，接到了紹興市委統戰部回廣州見面的邀約。「1959年至今，我從沒回過內地。一想到要回去見共產黨，我就有些激動和忐忑。」後來，紹興市委組織部建議三人組織一個同鄉會，將同鄉團結起來。於是在1986年，徐仁昌開始與同伴出錢出力籌辦紹興旅港同鄉會，至今已近40年。「我們招人進同鄉會的時候，人家問：『老徐啊，進同鄉會有什麼好處啊？是不是可以買到火車票啊？』這些事我到現在還記得。」聽到這些問題，徐仁昌也開始盡力幫大家爭取相關資源。現如今，紹興旅港同鄉會在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中，已是排名前三。

1996年，紹興旅港同鄉會組織成員回鄉探望，很多會長都熱心地問：「為何紹興沒有大學？」於是徐仁昌開始與同伴幫忙籌建大學。「現在紹興文理學院（成立於上世紀初，1996年升格為本科高校）都是很



●彼時眾多紅星曾身穿JMT品牌服裝行騷或宣傳。

有名了。」

從十幾歲的紹興貧困男孩，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時裝設計界的「大佬」。多年來受惠於國家體恤與照顧的徐仁昌，一直惦念祖國的發展與對年輕愛國者的培養，以累積數年的製衣經驗幫助學生們邁向更廣闊的世界，協助他們在時裝實踐設計中成長，為提攜內地時裝設計人才盡心盡力。作為「卓越香港文化」的主席、紹興旅港同鄉會連任14屆的常務副會長，徐仁昌也持續以「聯繫人」的身份為紹興及香港的同鄉創造着文化交流的機會，讓年輕一代見證祖國的美好與繁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鈴、兩竹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作為「卓越香港文化」的主席，徐仁昌組織過多場愛國愛港的宣傳活動。



●徐仁昌（前左二）當年受李昭（前中）的邀請培養內地年輕時裝設計師。

這一路走來，徐仁昌為同鄉會的發展攻克了許多「關卡」與困難。出於對國家的深厚情感，他後來還出資支持建立了紹興博物館和家鄉兩所小學。

以手中資源扶持年輕人

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通過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當時已有一定名氣的徐仁昌到北京做技術分享。徐仁昌見到了原北京市紡織工業局黨組書記李昭。「她跟我說：『小徐啊，你是香港的名設計師，可不可以也幫內地培養一些設計師？』」徐仁昌欣然答應。

就這樣，徐仁昌開始每年培養四個來自內地不同大學的學生，學校包括北京服裝學院、蘇州大學紡織系、浙江理工大學（初用名「蠶學館」）等。一年後，他開始為學生們介紹香港時裝，並帶他們到他的工廠實習，為他們示範服飾裁剪和搭配技巧，同時負責他們在工廠裏的午餐。他也會帶學生到香港各大服裝公司認識不同年代的衣服，這也開拓了學生們的視野。此外，徐仁昌當時每個月都會給學生3,000元的車馬費，「這對他們來講是很好的了。」

那幾年，徐仁昌共培養了20多位年輕設計師。他們都在學成後回到了內地，向更多人分享在港學到的時裝知識；更有人成為了高校教授，讓「桃李滿天下」在徐仁昌這裏變得具象化。「有幾個人分別成為了浙江理工大學服裝相關學院的院長、蘇州大學服裝紡織與服裝工程學院的院長、深圳大學服裝系的系主任等。現在有人都已經退休了。」提起這一成就，徐仁昌倍感欣慰。

雖然平日需要打理的工作很多，徐仁昌仍堅信，幫助祖國時裝界培養年輕精英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我當年也不需要他們回報我，現在有時打算回內地看看，學生都會問我幾時回去，我真的很高興。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中國最優秀服裝設計師』的王新元，就是我的學生；我們都是一生的朋友了。」他自豪地說。



●王新元（右四）是徐仁昌最得意的學生之一。

熱心公益 扶助文藝



●徐仁昌（左）曾代表「卓越香港文化」前往葵青警署慰問，並致送「忠誠勇毅，守護香港」錦旗。

特稿

徐仁昌指出，內地現在的服裝行業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現在許多海外的大品牌，都在中國加工。」他回憶起自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回內地培養絲綢加工領域女工及車工的經歷：「我都有安排師傅指導他們裁剪。我為紡織行業的發展做了很多事，這可能也是緣分，因為許多人都想作這種貢獻，但沒有什麼機會，所以我也幫很多人找到了這些機會。」

多年前，徐仁昌曾在山東省威海市開設工廠，「現在很多名牌都會在威海加工。」他指出，威海的很多女工都是當地人，人員流動性小，因此也促成了現在的高品質加工工藝。

如今，年逾古稀的徐仁昌雖基本從業內退休，但仍以義工的身份熱心協助各個公益組織做事。他也曾於2019年黑暴期間，號召同鄉會會員支持特區政府和警察維護社會安全的工作，愛國愛港不遺餘力。

徐仁昌現在經常鼓勵年輕人參加一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活動。紹興旅港同鄉會每年都會組織學生到樹仁大學參觀學習，徐仁昌也會盡力引導他們。「有些來港學習的內地學生，一畢業就要回家鄉幫父母經營工廠或公司，有些女生也會留下來工作。我都會盡量幫助她們。」

近幾年，徐仁昌還成立了「卓越香港文化」並擔任該團體的主席。他常以手中的資源及人脈，為內地與香港的文藝團體提供表演和交流機會，弘揚兩地文化。「我會一路做下去。」他說。

史書盛景現眼前 港生為國家強大感自豪



●李柏熙和同學們在抗美援朝紀念館合影。 主辦方供圖



●李柏熙自小便對歷史充滿興趣。 陳藝 攝

來自香島中學的李柏熙，自小對歷史充滿興趣。童年時，媽媽每晚都會在睡前給他播放《三國演義》的兒童讀本，回憶起那段日子，雖然尚不懂複雜的故事情節，但書中那一個個英雄人物的形象卻在他的腦中揮之不去。對中國歷史的濃厚興趣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

讀中四時，他就選修了歷史課。歷史的車輪滾滾而過，一串串重大歷史事件串聯起了他內心對祖國更深的好奇與情感。想真正地回祖國內地看一看的心願也愈發強烈。

還記得在小學時，父母曾帶過年幼的他去古城西安，「我就記得當時西安的夜景特別震撼！」後來因父母工作越發忙碌，他回內地的機會並不多。直到今年，他終於有機會跟隨研學夥伴們一起深度探訪祖國各地。

來到遼寧丹東，平日裏活潑的李柏熙頓時安靜了下來，來到鴨綠江斷橋，他感嘆過往那些原本

只在歷史書上看到過的地名和事跡，如今竟真實地展現在他眼前。在抗美援朝紀念館，他被一座雕像久久震撼，那是一座長津湖戰役中的紀念雕像，志願軍戰士們為了伏擊敵人而在雪地中一動不動、無懼嚴寒。

還有一次，在長沙橘子洲頭，他第一次見到了巨大的毛主席塑像，目光炯炯向前的毛主席，激發了同學們內心澎湃的力量，李柏熙不由得和同學們一起高聲唱起了《東方紅》，「那段經歷真的非常難忘。」

語言是橋樑而非隔閡

作為一名香港少年，雖然講着廣東話長大，李柏熙的普通話也講得格外「正宗」。他認為語言是橋樑而非隔閡，雖然廣東話和普通話發音有異，文化卻相通。

「我認為不同的語言文化反而加強了我們之間的交流。」李柏熙提到，比如在讀中三時，班裏來了一位來自上海的插班生，沒有任何廣東話基礎。「上課時，我們老師講的廣東話聽不懂，我們都會主動幫助他，特別有意思的是，他還教我一些上海話。」

文化的魅力正在於碰撞。在觀看電視劇《繁花》時，李柏熙也有了這樣的感受，他從王家衛導演的調色中讀懂上海曾經的繁華之色。儘管

劇中人常常講一口上海話，他還是跟母親一起看得「停不下來」。「我最喜歡劇中阿寶的角色，特別佩服他那種敢闖敢幹的精神。」

為我們的「悟空」自豪

國產首部3A遊戲《黑神話·悟空》問世後，西遊文化、悟空IP再次引發了不小的討論。一向熱衷玩遊戲的李柏熙自然也沒有錯過，「這個遊戲在香港也很流行，我的同學們也都在討論。」在他看來，《黑神話·悟空》雖然只是一款遊戲，卻體現着中華文化的巨大影響力以及祖國科技的進步和發展。

「我看到有很多國外朋友會因為這款遊戲去了解我們的西遊文化，這真的很令人自豪。」和「悟空」一樣令他自豪的，還有「高鐵」。最近一次去上海，他驚嘆於迅捷的中國速度，一千多公里的距離，搭乘高鐵竟然只需要七八個小時。這竟然是在地上跑的速度！平日裏透過電視新聞，李柏熙沒少關注祖國在科技方面的大小事情，他對祖國芯片上的突破激動萬分，「我們從芯片被國外卡脖子，到現在我們可以自主研发出自己的芯片，這些變化的背後正是咱們國家日

益強大的國力啊。」

李柏熙回憶起以前，很多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年也會有「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先進，祖國的就是落後」的錯誤觀念。但隨着內地和香港交流的增加，更多的青少年才開始了解這背後一點一滴的歷史緣由，明白了祖國發展的不易與偉大。「我覺得作為新一代的香港青少年，我們還是需要多回到內地進行實地體驗，通過深度地了解，才能夠真正多方面地感受祖國的發展變化。」李柏熙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